

凝霜劍

蕭逸著

中



凝 霜 剑

萧 逸 著

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

第八章 桑林一剑

天空中，雨停了，但是有浓浓的云块，那么沉沉的淤积着，似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

朔风由桑树丛中吹过来，吹过人们雨水未干的人身体上，令人冷得发颤！

江海枫噙着热泪，紧紧抱着他这个朋友，这个古道热肠见危援命的老朋友。

他的挚性，深深的把江海枫感动了。

在往昔，江海枫一直认为，所谓人心，只不过是私欲与罪恶的窝藏所，人性中固然不乏良知的存在，但是却很少有能透过私欲而表达出来的，偶尔会有人发现，也不过是一闪而逝，就像是透过云层的一丝阳光，令人有莫测之感，因此也就格外显得可贵了！

娄云鹏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为了保全一个新交的朋友，他们之间，只不过是“萍水之交”，这种情操，是多么的感人！

江海枫这一刹那，始悟出了所谓情义的真谛，而人们常常对于这两字是有所误解的。

他以本身之“元炁真阳”，透过手指，暂时闭住了娄云鹏

的气海俞穴，令气机不上不下，如此毒气便不致攻心，娄云鹏便可因而暂保残生。

江海枫紧紧的捧着娄云鹏的躯体，他的眸子里，除了泪痕之外，几乎全为愤怒占据了。

他那苍白的面颊，也许是因为雨水的冲淋，看起来显得更苍白了。

他的牙齿是那么紧紧的咬着……

江海枫不再顾虑所谓的“杀孽”了，他以为，血债，必须“血”来偿还！

在扑过了一个斜坡之后，桑树似乎稀少了，可是不远的前方，又有另一片更大的桑林横挡着。

桑树的叶子，被雨水淋得亮油油的，而树丛中，显然埋伏着杀机！

江海枫左右的打量着，一条有如松枝似的大发辫，紧紧盘绕在脖子间，水漉漉地十分难受。

他在想：河间二郎，受此重创之后，可能已是“销声匿迹”，不复为患了，那么，另外还有什么人物要与自己为敌呢？

想到此，他抖擞了一下精神，朗声对空道：“江海枫欲过此林，避我者生，阻我者死，绝不虚言，朋友们请三思而行！”

说完话，反手拔剑！

“呛啷！”一声，宝剑出鞘，冷森森的剑芒，有如一道银虹！

他冷冷的一笑，正待揉身而进。

忽听一声狂笑，一人沙哑的道：“小朋友，你也太狂了！”

江海枫猛然驻足，怒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沙哑的声音继续笑道：“江海枫，你休问我是谁，我且先问你，你手上所抱何人？”

江海枫冷哼一声道：“是一个为义捐躯的好朋友，只是有我江海枫在，他是不会死的！”

那人呵呵一笑道：“小朋友，你错了！”

江海枫一面聆听此人说话，暗中却游目四盼，分辨此人藏身之处，以便猝而歼之。

可是奇怪的是，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四方，又像是来自当空。

这不禁令他感到十分疑惧，当下强忍着满腔愤怒，不声不响。

那人冷冷的道：“这人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了，他定是那个叫铁掌黑鹰娄云鹏的老儿吧？”

江海枫沉声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

那人嘿嘿的低笑了几声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“江海枫，我不说你是不知道的，这娄云鹏已服下雪山奇毒的“天蚕神砂”，不出一个时辰，他必定会一命归阴，这也是他背叛我等的应得下场。”

江海枫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早年曾由师父口中得悉，字内七毒，其中之一，即雪山的“天蚕神砂”，此砂系大雪山的白道人马玄子所炼制，据闻一旦中了此砂之毒非有此人的解毒丹，任你能人高士，亦莫能为力。

他本来以为，凭自己的开窍奇能，至多不过消耗些精力，也不难把娄云鹏的毒伤治好。

可是现在，他的心寒了。

他知道如果对方所言不虚，那么娄云鹏至多不过还能拖延一日的活命……

他是一个极有侠义气魄的人，在他突然想到娄云鹏的结果之后，不禁为之木然呆住了。

暗中人得意的笑了，他似乎看清了江海枫的一切表情，调侃的道：“江海枫，你扔下宝剑吧，只要你束手就擒，我们就负责救回你的朋友怎么样？”

江海枫眸子里，闪出愤怒的光焰，冷然道：“你是做梦！”

那人哈哈笑道：“那么，你是忍心看着你的好朋友就此而死了！小朋友，你要知道，娄云鹏是完全为了你的啊！”

江海枫内心不禁一酸，可是他恼恨敌人这种卑下的手段，因此也就更不甘心就范。

当下他恨恨的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必定就是白道人马玄子了，有种请出来说话，何必掩掩藏藏的？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也真难为你，居然还知道马老前辈，只是小朋友，你也太把我看高了，我还不配！”

江海枫哼了一声说：“那么你是雪山四魔之一？”

那人不再说话了，过了一会，才冷冷的道：“你不必问我是谁，江海枫，我可是真的为了你好，你的一身功夫，确实不错，今天不说，往后我们还要借重老弟你……”

江海枫冷笑了一声，打断了他的话道：“你不要胡说，我只问你，你们可是朱奇请来，与我为难的？”

遂又一笑，冷然的道：“如果是他，你们可以问问他，年前在海岛上，江海枫以一口木剑，尚且连毙他们五人，不费

吹灰之力，今天要是硬干起来，哼……”

那人哑着嗓子笑道：“得啦！老弟，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了，你说的朱奇，我们不认识！”

江海枫怔了怔，心想此刻与他们说话，决无实言，还是往前面闯吧。

于是，他一只手把娄云鹏挟在肋下，一手仗剑，昂然向前面桑林行去。

才行了两三步，那人大声道：“江海枫！江海枫！”

江海枫怒目搜视，那人嘿嘿嘻笑道：“……我劝你还是知趣些的好，我们手下不会留情的，我们是可惜你一身功夫！”

江海枫冷笑道：“我倒要看一看，你们谁能拦阻我？”

说着又待迈步向前，忽听得一声：“打！”

江海枫连忙身形向前一伏，单足着地，“犀牛望月”，猛地长身，只见一排三口飞刀，光闪闪的，直向着自己全身射来。

他厉叱了一声：“去！”

手中剑向外一挥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已把三口飞刀劈落在地。

那人口中赞了一声“好！”，又道：“还有这个！”

只听“铮！”的一声，一片银光，如同蜂群似的向海枫涌到！

江海枫闻声已知暗器必然厉害，故早已探了一把金钱在手，这一次他头也不回的用“倒洒银砂”的手法，将一把金钱全数打了出去！

当空响起了一片叮当之声，那为数众多的飞刀，又被他全数击落在地。

江海枫这一把金钱，除了对付飞刀之外，竟仍有半数以上直向林中飞去。

这为数众多的金钱，果然把那暗中匿藏的人，逼得现出身来。

只见随着金钱飞射之势，一条人影，如同野鹤窜云一般的猛然拔起空中。

江海枫叱道：“朋友！你还想跑么？”

他虽然胁下挟着一个人，可是身形进退，仍然有如霹雳惊电一般，只不过是两个起落，已然赶到了那人的身后。

夜色里，但见对方似乎是一个身材瘦高的人，一身灰白的长衫。

江海枫追到他的背后，又冷叱一声：“打！”随着这声厉叱，右手长剑“白蛇吐信”，对准那人背心就扎。

那灰衣长人，鼻中冷哼一声，向前一伏身子，紧接着“刷！”地一个转身，手上也亮出一口长剑，向外一抖，“呛！”，空中溅起了一点金星。

这灰衣长人也有一身好功夫，他似乎已看出了江海枫手中之剑不是凡物，所以宝剑挥出，不敢直接接触对方剑锋，只在剑面上击了一下。

他整个的身子，在翻转的一刹那，倏地拔了起来，左手同时一提长衫，噗噜噜带出一片风声，直向左侧桑林中纵去。

江海枫好容易逼得此人的现形，自然不能叫他轻易脱去！

只见他右肩一甩，那持剑的手，已拨出去了一枚金钱，“嗤！”一声，直向着那长人身上射去。

口中同时喝了一声：“着！”

灰衣长人一声冷笑，长剑一舞，铮地一声，已把那枚金钱挥上半空。

可是江海枫这时，已如海燕掠波一般的，扑了过来，口中冷笑道：“朋友，你颇有一手呀！”

长剑向外一抖，这一次竟使了一招“流星赶月”，向那灰衣长人双腿上削去。

灰衣长人忙把身子拔起三尺，可是江海枫好像早已有见于此，长剑也跟着上举，招势之快，有如电光石火一般！

只听得“沙！”一声，那灰衣长人的一只粉底白靴，竟为他削下了一层，直把那人吓了个魂飞魄散。

灰衣长人身子一沾地，左肩向下一沉，可是江海枫又已赶到了他身后，不等他回身现剑，长剑已自递出，只听得“当！”一声脆响，随声落下了两口飞刀。

这两口飞刀，刚自灰衣长人手中发出，即被江海枫长剑挥落在地！

江海枫紧跟着长剑向外一挥，灰衣长人身子向上一拔，江海枫忙又将剑向下一压，灰衣长人却又向一边闪了开去。

这两式看来轻灵已极，美妙极了。

可是如此却激起了海枫的怒火，这时那灰衣人大袖翻处，手中剑又以“秋风扫落叶”的疾式，往海枫拦腰斩来，江海枫心存轻视，一声冷笑，直立岸然。

及至灰衣人长剑递到，他才忽然发觉不妙。

忙以“倒踩莲枝步”，向后疾退。

在江海枫来说，对方这种疾式，虽是凌厉，却仍然是显得太慢了，江海枫一退避过，双目一张，叱道：“看剑！”

黑夜里，但见长虹一道，有如寒夜坠星一般，只一闪，那灰衣长人便立即发出了一声惨叫。

紧跟着一只断臂，带着一口寒光四射的宝剑，飞向空中。

江海枫一抬右足，叱了声：“去！”

这一脚，直把那灰衣人踢得飞旋而出，一头撞在桑树上，顿时就昏死了过去！

江海枫此刻愤恨膺胸，那里还手下留情？

他一只手挟着垂死的娄云鹏，身形一起，又扑到那灰衣人身边。

只见对方是一个形容消瘦，头发半斑的老人。

江海枫的剑已举起，却是挥不下去了。

就在这时，背后忽起一声厉吼道：“小辈，你敢！”

一股尖风，向他头后“脑户穴”上猛撞而到。

这“脑户穴”在玉枕骨上，乃是人身最致命的一处大穴，一经伤着，不论轻重，都有性命之忧。

江海枫虽是技高胆大，对此可也不敢稍微大意。

他连忙身子向前一伏，右手长剑带起了一道寒光，向脑后挥去。

那人身手不弱，一触即退，其目的只在却敌救人。

江海枫回过身子，那人已退出三尺有余。

只见他是一个面生虬髯的矮子，一身黑色紧身衣裤，双手各持一杆乌黑发亮的判官笔。

江海枫朗笑一声道：“好！我今夜倒要看看你们共有多少人，都有些什么了不起的功夫。”

那矮子沙哑着喉咙冷笑道：“江海枫，好言说尽，你仍然

执迷不悟，这就怪不得我们了，你剑伤我拜弟孔亮，已和我雪山四侠，结下了不解之仇，小子，你跑不掉了！”

江海枫一闻这人说话口音，就知是方才在林中发话之人，难得他自己承认是雪山四魔，所谓“四侠”，只不过是他自己往脸上贴金而已！

他点了一下头道：“很好，我久仰你兄弟四人各有一身不凡功夫，今夜倒要见识一下了！”

说到此，忽听背后有枝叶擦地之声，回头望时，已不见了先前为自己所伤那灰衣人的踪影。

他立刻就意识到附近埋伏的敌人，的确不在少数。

可是他艺高胆大，心境沉着，并未慌张！

当下他又微微一笑道：“来！来！都出来让我见识一下！”

说着弯腰把娄云鹏放在一棵树旁，立身仗剑，毫无畏缩之色！

那虬髯的矮子，一双眸子打量着他，掀唇冷笑道：“你刚才伤了河间二郎，已为你种下了死因，此刻伤了我拜弟长手孔亮，又和我雪山派结下了不解之仇，纵然今夜容你逃走，日后江湖，你也休想立足，小辈，你是初生犊儿不怕虎，等到真正怕的时候，就晚了！”

江海枫横剑而立，闻言只是冷笑。

他不敢离开脚下方圆之地，为的是娄云鹏就在一边。

可是那矮子却是太讨厌了。

他交叉着一双判官笔，叮当的乱碰，满脸于思根根颤抖着，叱道：“小辈，你还不弃剑受绑么？”

江海枫仍然不动。

那矮子皱了一下眉，忽又一磕判官笔，身形倏起，往下扑落，双笔一上一下，一奔咽喉，一奔气海，陡然点来。

江海枫不待他欺身近来，连忙一压剑身，疾使“一棒双狼”一招，向对方双笔撩去。

矮子似乎知道他宝剑的厉害，大鹏展翅，双笔向两下一分，云履轻点，矮小的身子，又向后掠了开去。

他退出了丈许以外，却见江海枫仍然仗剑立在原地，并未前追。

他老脸不禁一红，怒道：“你这样不进不退，是怎么交手的？”

江海枫哂笑道：“你自己后退，我却懒得追赶。”

矮子冷哼了一声，一撩他那袭长可及地的长衫，身形再次如同飞隼一般的拔起空中。

这一次，他把双笔并在一起，由上向下猛戳而下，江海枫左手向上一托，竟用掌缘去封他的双笔。

矮子双笔由合而分，改向海枫两肋上插来。

江海枫一声冷笑，他本来不想再伤人，可是矮子招式非比寻常，自己如不伤他，就难免为他所伤。

他手中剑自下而上，施出了海岛苦学的绝招，“风舞一残枝”，剑光只是一闪，那矮子立时神色大变，口中“啊！”了一声，可是就在这一刹那，又有一声大喝暴起：“住手！你敢！”

一杆紫金旗，带着一片劲风，向江海枫当头洒到。

江海枫狂笑一声，他那递出的长剑既为上穿之势，“举火烧天”，顺势一挑。

只听一声“嘶！”对方紫金旗的旗面，竟为这一剑划了一

道大口子！

那来袭之人，乃是雪山四魔中最厉害的二魔：人称血旗范小刚。

另外三魔，依序是老大花髯厉昭，老三海鸟吴丘，和已经受伤的老四灰衣鬼孔亮。

这血旗范小刚，凭一杆紫金旗，杀人无数，其上血斑累累，几已变为赤红色，故此得了个血旗的绰号，他为人残酷，嗜杀如命。

这一次他们兄弟之所以出来管这个闲事，完全是碍着河间二郎的面子，因为他四人与河间二郎有很深的交情，所以彼此拉拉扯扯的就都来了。

没有想到敌人虽是一个少年，却是如此扎手，一上来就连伤数人，连河间二郎都未能幸免。

依了老大花髯厉昭的意思，哥儿四个原已准备抖手一走，不再蹚这种浑水，可是不想就在这时，灰衣鬼孔亮竟受了重伤。

如此一来可就成了骑虎之势了，雪山四魔自不会甘心受委屈，也只好与敌人拚了。

他们四人对敌，一向是独力出手，除非弟兄中一人战败，第二人才会上场，可是此刻对付江海枫，这成规显然是有所变更了。

血旗范小刚紫金旗为海枫利剑划破，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一方面感到心痛，因为这杆紫金旗，乃是他以九合金丝编制成的，平日随身携带，珍惜十分，想不到一个照面，即毁于对方之手，虽然仍可对敌，但是威力已减了许多了。

江海枫长剑一转，剑尖二次指向另一边的花髻厉昭，足下一点，已到了厉昭面前。

他此刻精神抖擞，虽是面临二敌，却仍然异常镇定。

厉昭双笔碰得当当直响，双瞳内凶光四射，江海枫一到，他二话不说，双笔自两边向当中猛扎。

江海枫向后一拧身子，只听得“当！”的一声，厉昭一双铁笔竟是自己碰在了一块，直碰得他手腕发麻，虎口发热，差一点双笔脱手。

花髻厉昭心知不妙，他猛地身子往后一仰，使了一式“铁板桥”，可是正当他要翻身立起的刹那之间，一口利剑，已正正的指在他的前心。

厉昭只要敢再向上挺起一分，一条命就别想要了。

江海枫目放精光，叱道：“老儿，你还不服输么？”

厉昭不禁全身一软，“噗通”一声，直直地倒于平地。

只见他全身一阵颤抖，呐呐的说道：“兄弟……你如伤了我，你的好朋友可就没有救了，我有解药！”

海枫心中一动，当下把剑尖移退了半尺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解药在那里？还不献上？”

厉昭见他已缩退剑尖，胆子顿时又壮了一些，他呵呵笑了一声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厉昭说一不二，你再退后一步，我即取出予你！”

江海枫依言又后退一步，但他心中已作好打算，只要对方胆敢食言，自己剑下绝不饶他活命。

另一边的血旗范小刚见情，呆呆的道：“大哥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厉昭自地上翻身坐起，叹道：“我们败了，老二，还有什么说的？给他吧！”

血旗范小刚脸色一变，可是他深悉他这位拜兄的为人，绝不会如此就向人服输，猜想其中必有道理，也就暂时不动。

就见花髯厉昭自身上摸出了一个黑色的小葫芦

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要多少！”

说着斜眸望着江海枫，满脸微笑。

江海枫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且慢！”

上前一步，长剑向前一挑，厉昭一缩手，道：“你要干啥？”

江海枫冷笑道：“待我自取！”

厉昭才又慢慢把葫芦递了过来，一面笑道：“兄弟，少拿一点，以后我们还要用以救别人呢！”

江海枫用剑尖把葫芦挑过来，厉昭后退三四步，嘻嘻笑道：“不用多，三四粒就够了！”

江海枫手执葫芦，觉得轻若无物，心中不禁有些奇怪，低头一看，只见葫芦口用蜡密封着！

他用宝剑在蜡口一敲，右手二指夹住一捻，封腊纷纷坠下，至此，对面的血旗范小刚和花髯厉昭，忽然一齐后退了几步。

海枫心中一动，当时冷笑了一声，把葫芦抛向地上，右手长剑向外一展。

寒光一闪，剑锋向葫芦嘴上劈去。

只听得“啵”的一声，随着剑落之势，葫芦猛地炸出千缕白雾，有如旋风一般的向四下卷开，江海枫立身之处也在范围之内。

他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怒叱了声：“老儿，你敢使诈！”

叱声中，连忙张口喷出了一股劲气，那飞转而来的白雾，本已到了身边，吃江海枫这股气劲一逼，立时又飘散了开去。

江海枫足下一点，扑到厉昭身边，冷笑道：“无耻老儿，我看你还往那里跑？”

厉昭哈哈一笑道：“我看你又怎么跑啊！”

忽见他双掌齐出，大蓬的黑雾，由他双掌中狂涌而出，向江海枫没头带脸的罩了过来。

江海枫一时只得向后飘退，他知道雪山四魔都是惯施毒药暗器的老手，当下那敢大意，他身子方自翻出，尚未立稳，那一边的血旗范小刚一声不哼的又猛窜而上。

但见他手中的那杆紫金旗，由下而上，夹着一片狂风，尤其是杆顶上那锋利的刃尖，闪着一点白光，直向海枫后背猛扎而至！

江海枫“怪蟒翻身”未及使出，对方血旗已临面前，他冷叱了声：“你找死！”

左手向外一封，五指齐张，向铁旗的旗杆上抓去，血旗范小刚身子向后一挫，有似旋风般的向外转去，可是江海枫这回已安心不叫这弟兄二人走开了！

他足下猛地朝前跨出一步，右手长剑“长虹贯日”，随着左手的剑诀，向外一领，名家身手，毕竟不凡，他这一式，可真当得上“剑走轻灵”四字！

看起来只是青光一闪，剑锋已沾到了范小刚的小腹之下，可是范小刚也有他的一手！

只见这位雪山四魔中的翘楚人物，狂笑一声，铁旗向胸前一扫，“呛！”的一声，江海枫的剑，竟为他击得偏向了一边。

在同一时间，花髯厉昭又自一边飞扑而到，一双判官笔，施了一式“拨风盘打”，向江海枫右肋猛砸了过来。

可是江海枫仍是那么从容不迫，他豪笑了一声，身子蓦地拔起空中！

范小刚足下一顿，跟着纵起，铁旗再次卷出，旗上劲风十足，直逼江海枫一双足踝。

花髯厉昭却又自另一面窜到，双笔摆的是“如意吞吐”，一前一后，向海枫两处大穴猛扎过来。

这两人出手，都是快到极点，一闪而至！

然而，江海枫一身工夫似乎已到了鬼神不测的境界，在任何危急情况之下，他都能从容进退。

二人的招式递出的刹那，却见江海枫凌空的身子，忽又像一条线一般的直向地面坠落了下来。

双魔见了不禁俱都暗道了声“不好！”

忙也各自一沉丹田之气，向下猛的坠落！

可是他二人的身法，和江海枫相比较起来，显然是差得太多了。

江海枫双足沾地，二人身子尚还离着地面数尺，只听江海枫狂笑了一声，喝道：“去！”

左手随声向外一挥，空中起了一声轻震，范小刚首当其冲，身子直接被震得就空一翻，铁旗也脱了手，直向丈许之外坠去！